

文

選

九

文選卷第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

向子期思舊賦

陸士衡歎逝賦

潘安仁懷舊賦

三百四十五

文十六

曹會

寡婦賦

江文通恨賦

別賦

志下

閑居賦

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此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

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

巧官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漢書汲黯傳曰黯姊

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

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崩

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

于也與長孺同傳為人諂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

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其傳而歎息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

然言誠有巧官之理拙固有之西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

軌微妙玄通者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

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

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求年延篤與張奐書曰効致也

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脩

業僕少竊鄉曲之譽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

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闓封

則周公也魯公為司空轉太尉薨贈太宰謚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秀才爾

其人也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唯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

河陽懷令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尚書郎廷尉平

臧榮緒晉書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平為公

今天子諒闇之際天子惠帝也諒闇今謂凶廬領太傅主簿府

主誅除名為民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輔政高俄而復官

除長安令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漢書遷博士未召

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

矣八徙官謂舉秀才為郎河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平領太傅主簿

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徙懷令為尚書郎也再免

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

及遷博士也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

書楊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廣

雅曰効 驗也 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 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為通人職

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 稱多則吾豈敢言拙 子固拙於用大尚書周公曰予多士多藝

信而有徵 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 方今俊又在官百 氏傳叔何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工惟時 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尚書曰俊又在官 拙者可以 又曰百工惟時孔安國曰百工皆是言政無非

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夫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 漢書曰列 尚何能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

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 尚何能 左氏傳荀瑩曰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數戒焉

志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可 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 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筲竹

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 曰大丈夫焉能以處斗筲之役乎 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 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

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 說文曰稅租也禮記 灌園粥蔬以供 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冠衿然有自得之志

朝夕之膳 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 牧羊酪酪以俟 賣也粥與鬻音義同說文曰膳具食也

伏臘之費 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酪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 汁所作也漢書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曆忌釋曰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 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火畏水故至

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太 蜡漢改為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

始皇改臘 曰嘉平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 論語或謂孔

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包 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

道即與為 政同也 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政同也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政同也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政同也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政同也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政同也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政同也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

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

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曰翱翔乎書圃登樓賦曰

假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甯遠有道吾不仕無道吾而騁力

不愚尚書曰顏厚有怙怙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媿於心論語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

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管子曰

者有餘而**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揚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拙者不足

福在洛之涘毛萇詩傳曰涘猶涯也**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

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陪京沂伊面**

郊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沂向也揚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

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浮梁黝以**

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曰地謂之黝說文曰黝微青色於紉切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陸機

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

喬高峙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峙立也**闕天文之秘奧究人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

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尤明圖緯秘奧字書曰秘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

法陰陽之會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微**其西宅之西

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

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

徽旌旗之名也**谿子巨黍異黍同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者皆

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繫弱巨黍古之良弓異黍同機言弩黍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黍共一臂然黍弩弓也李奇曰

秦弓也字林曰秦音卷孔安國尚書傳**礮石雷駭激矢畜飛**礮石

拋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言曰羿激矢范
彘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彘箭以攻
赤眉廣雅曰彘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鍊謂之羊頭三鍊長六尺謂之飛彘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鍊稜也

我先啟行耀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西
其東則有明堂辟靡清穆
都賦曰耀皇威而講武事

敞閑
陸機洛陽記曰辟靡在靈臺東根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圖
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靡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清廟洞簫賦曰

又足樂乎
環林紫映圓海迴淵
三輔黃圖曰明堂辟靡水四周於外
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溝池自周竹

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辟雍者象壁圓以法
天雍者擁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若辟雍海流

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
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
祖而追孝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子文考
祗聖祖以明順養更老

以崇年
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
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禮

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
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
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
七發
日於

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楚辭曰青春受謝王逸曰
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

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
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於
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

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生體焉燔

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饗而郊稷鄭玄曰禘
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張鈞天之廣

樂備千乘之萬騎
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蔡邕獨斷曰大法駕馬備千乘萬騎

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
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杓服振振
音真服虔曰杓服黑服也杜預曰

振振威貌也說文曰杓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郭璞爾雅注曰管
長尺圍寸併吹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籥六孔風俗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學

奚景仲於冷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
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
煌煌乎隱隱乎
蒼頡篇曰煌
煌光明也上

林賦曰煌煌扈扈隱隱盛也又
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

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遂曰
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覩夫巨麗

兩學齊列雙宇如一

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離東北五里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光殿賦曰萬戶如一

右延國胄左納良逸

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太學招賢良太學在國學東尚書曰夔敷胄子李尤明堂銘曰夏

進賢 祁祁生徒濟濟儒術

安革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來假祁祁又曰濟濟多士班固公孫弘贊曰蕭望之

以儒 或升之堂或入之室

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餘人

教無常師道在則是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

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

故髦士投綬名王懷璽

言棄綬藏璽成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攸宜

爾雅曰髦俊也漢書曰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西京賦曰裹璽藏綬

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此里仁所以為美

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人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

孟母所以三徙也

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賈

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

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魚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長楊映沼芳

枳樹籬

馮衍顯志賦曰游鱗澆澗菑菑敷披澆澗出沒貌高唐賦曰捷六枳而為籬游鱗澆澗菑菑敷披巨石溺之澆澗毛長詩

竹木蒼藹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

傳曰藹藹荷華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桺木廣志曰梁國侯家有烏桺甚美世罕得之桺方彌

切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廣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

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荆州記房陵縣有好棗甚美仙人朱仲來竊大山肅亦稱學問讀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

曆為確磨之磨

靡不畢殖

蒼頡篇曰殖種也

三桃表櫻胡之別二奈曜

丹白之色

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爾雅曰荆桃今櫻桃也冬桃子冬熟也檟桃山桃也實似桃而小不解核西京雜記曰上林苑

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奈酒泉有赤奈

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

石

即若榴也蒲陶榴燕奠磊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

梅杏郁棗之

屬繁榮麗藻之飾郁今之郁李棟實似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

櫻桃實似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菜則苾韭

蒜芋青筍紫薑薑薺甘日夷麥芬芳毛詩曰薑茶如飴毛萇

儀禮注曰後廉薑也韻略曰菱香菜也相惟切與菱同蕖荷依陰時藿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蕖

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藿之傾葉太陽綠葵含露白雞負霜於是

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辭曰竊獨悲此凜秋字書曰凜寒也左氏傳

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暑往則寒來微雨新

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禮記曰諸侯曰

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卓名傳暢晉諸公贊曰傳祇以足疾版輿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才為之以皮為轡擱

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周禮曰方千里體以行和樂示

以勞宣爾雅釋言曰宣徇徧也郭璞注曰常膳載加舊疴有痊

說文曰疴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

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屈軌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軌還轅張揖曰結猶屈也陸擿紫房水挂

頰魚馬融高第頰曰黃果揚芳紫房漬漏張載安或宴于林或禊

于汜史記曰武帝禊灞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

故事取於清絜也爾雅曰窮瀆曰汜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王

晉書曰凡御史釋弟燕令豹禮記曰班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

而一喜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壽觴舉慈顏和舞賦曰嚴顏浮杯

樂飲絲竹駢羅說苑曰公承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浮罰也漢書

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風俗通曰絲竹曰管西

京賦曰蓬頓足起舞抗音高歌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

仲儻賦曰抗音侯妻之安樂孰知其佗人生安樂孰知其佗晉文公適齊齊

論語孔子曰君子求諸已曾子曰就業夕而自省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

列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幾陋身

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

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衆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

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李

卷十六

八

李孝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

歸漢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

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

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

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聞蜀郡成都司馬相

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

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卓

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卽賣酒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

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于為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字

也曰幸吉而免凶也其辭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道遙以自虞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

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

郭璞曰謂測度也言付所
為被退在長門宮之事
塊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

獨居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
楚辭曰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

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志人
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己今以

飲食恣樂而志於
為人人后自謂也
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鄭

周禮注曰慊絕也言帝心絕移不省故舊交在得意
相親而已慊字或從火非爾雅曰省察也慊理兼切

慢愚兮懷貞愨之懽心蒼頡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愨謹也
鄭玄禮記注曰愨愿也空角切

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願君問己因而自進也尚猶
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

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言奉君虛言而望為誠實
離宮即長門宮也在城南

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平幸臨薄具有饌也史
記曰臨親也

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
祥而廓然鄭玄曰憂悼在心之貌

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
韓子曰神不淫放則身全廣雅曰淫游也蘭

名臺臺浮雲鬱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毛萇詩傳曰鬱積也
楚辭曰日窈冥兮

雷殷書晦說文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似君之車音
窈深遠也

雷殷音隱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檐檐楚辭曰裳檐檐以含
風王逸曰檐檐搖貌

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閭酷烈閭閭香氣
盛也閭魚斤切

而相存兮玄後嘯而長吟說文曰存恤問也
翡翠脅翼而來

萃兮鸞鳳翔而北南萃集也
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

而攻中憑意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也乙戒切管
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攻中言攻其中心

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土
尚書曰從容以和

正殿塊以造

天兮鬱鬱並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
方言注曰鬱壯大也穹崇高貌

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間頃也謂下蘭臺少頃也郭

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字林曰擠

排也子計切說文曰撼搖也胡感切金鋪以金為鋪首也噌吰聲也噌音曾吰音宏刻木蘭以為榱兮飾

文杏以為梁木蘭似桂木文杏亦木名羅羊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

相撐羊茸衆節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貌漢書音義臣瓚曰邪柱為梧字林曰撐柱也直庚切施瑰

木之搏櫨兮委參差以棟梁方言曰櫨拱也言以瑰奇之木以為搏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

說文曰搏櫨柱上研也方言曰窟虛也窟與棟同音康時仿佛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

將楚辭曰時仿佛而不見心淳熱其若湯說文曰將髮髮見不審誤也尚書曰導河積石將七羊切五色炫以相

曜兮爛耀耀而成光埤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也賈逵國語注曰曜明也緻錯石之

瓊璧兮象璆瑁之文章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錯石雜衆石也言累衆石今之密緻以為瓊璧采

色間雜象畫瑁之文章也爾雅曰瓊離謂之璧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璧為瓊離張羅綺之幔帷兮垂

楚組之連網尚書曰荆州厥篚玄纁纁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曰幕人掌帷綬之事鄭司農注曰組綬所以繫旌也

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未央殿中央廣

貌白鶴敷以哀號兮孤雌峙於枯楊廣雅曰雌鳴也日黃昏而望

絕兮悵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悵望恨也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

於洞房楚辭曰焞焞洞房焞焞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

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案流徵以却

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幼音要貫歷覽其中操兮

意慷慨而自印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印激厲也漢書王左右悲

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印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印五郎切

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自眼出曰涕舒息悒而增欷兮

蹤履起而彷徨息歎息也悒於悒也楚辭曰憺悽增欷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臣瓚漢書注曰躡跟為跣掛趾為躡說文

曰蹤履也一日鞮鞻屬鞮革履也蒼頡篇曰躡跟為跣掛趾為躡說文揄長袂以自斃羽兮數昔

日之僂矻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僂過也矻咎也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

而就牀廣雅曰頽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搏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蒞香

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與君來而幸臨也廣雅曰搏着也段九切忽寢寐而夢想兮魂

若君之在旁琴操攝政之妻曰攝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想思見之惕寤覺而無見

兮魂廷廷若有亡廷廷恐懼之貌往往切楚辭曰魂廷廷而南行王逸曰廷廷惶遽貌莊子曰君倘然若有

眾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楚辭曰目眇眇兮愁予觀眾星

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昴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

文十六

十一

陳祥

曰囑謂之畢又曰大梁昴也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開

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曼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

曰鬱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會稽之飢不可再更歷也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

復明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貌亭亭遠貌一云將至之意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

忘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

思舊賦一首 井序

向子期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

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反自役作思舊賦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靈之徒呂安字仲悌

東平人也其人並有不羈之才

鄭陽上梁孝王書曰使然嵇志遠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干寶晉書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

濤及兄巽友善康有潛遊之志不能被揭懷寶於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誘已巽於

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數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

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實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友弟安親善會巽媯安

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康臨刑自援琴而

鼓既而曰雅音於是絕矣時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王肅周人莫不哀之說文曰法刑也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

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康別傳臨終曰表丘嘗從吾學

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之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余逝將西邁

經其舊廬

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

于時日薄虞淵寒冰

淒然

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淒冷也

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

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

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

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書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

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

空廬賦曰起於窮巷之間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

賦曰起於窮巷之間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

形墟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又云黍黍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形之墟見麥秀之斬斬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聲曰麥秀漸兮黍米暵暵彼狡僮兮不我好惟古

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榱桷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也孔安國尚書傳

往也曰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乃拜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屬中郎令趙高按治斯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言人

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

兮妙聲絕而復尋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猷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

援翰錄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一首 并序

陸士衡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揚駿辟為祭酒轉大子洗馬後

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為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

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

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
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母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父要不忘平生之
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

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休曰僅方也賈逵國
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余年方四

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左氏傳富辰曰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昵交密友

亦不半在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親之
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或所曾共遊一塗同

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索盡貌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家語

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
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

降而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

警立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
而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

文十六

十四

曹侃

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
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時飄

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
辰倏忽其不再楚辭曰白日晚晚

其將入晚晚言日將暮也對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字林曰對怨
也西京賦曰

肩瓊蕊以朝食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嗽正陽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挹輒也挹音揖輒音俱望湯谷以企予惜

此景之屢戢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
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交會相

代也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悲夫川

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注曰閱揔
也毛詩曰滔滔江漢世閱人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
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為世暮

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也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
冉而逾絕廣雅曰冉冉進也

不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
喻人何世而弗

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經終
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玄禮記注曰素故也

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寤爾雅曰榘木

榘木榘郭璞注曰列二名似李樹棗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為榘日及曰王蒸潘岳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榘或謂之日及

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廣雅曰惆痛也亮造化之若茲吾安

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之夙隕怨具

爾之多喪靈根祖禰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夏葉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箋曰莫無也具猶俱也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揖而進之悼堂構之隕瘁慙城闕之丘

荒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瘁猶毀也毛詩曰在城闕兮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

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爾雅曰咨嗟也芒芒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

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慙歡

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慙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

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毛詩曰自居

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

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不殘殘毀也爾雅曰彌終也或冥邈而既盡或寥

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窈也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信松茂而栢悅嗟芝

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苟性命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栢悅蕙歎蓋以自喻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也瞻前軌之

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啓四體而深悼

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毒娛情而寡方怨

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日思往沒之人多在顏

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怡樂也尋平生於響

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像魯靈光殿賦曰忽矐眇以響像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翹茂盛貌毛詩翹翹錯薪觸萬類

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魏文帝與

節同時異吳質書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迤楚辭曰年洋

逆施之聲類曰日暮塗遠故倒行而記伍子胥曰日暮塗遠故倒行而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

愈索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

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三多而

存寡也久要樂隕心其如志哀緣情而來宅忘失也宅居也言樂

已見上注十六 十六 彦中

易失而哀易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隕猶遺也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將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然後弭節安

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胷中周易曰天造草昧

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寤大暮之同寐

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雖則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覺斯理則晚死

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指彼日之方除豈

茲情之足攬言既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抵攬予心毛

亂也長曰攬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躬憂而弗

違夫何去乎識道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在躬憂而不去何去識

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團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

寐如有躬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

其誠道也 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 言將養生而遺

養也遺棄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位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 榮也爾雅曰頤

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聊優遊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

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

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一首

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 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 臧榮緒晉書曰岳

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榮陽人 始見知名遂由之以婚姻言

封東武伯薨謚曰戴莊音毗 有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官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

肇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勳力同心申之以婚姻

爾雅曰婿之父 母相謂為昏姻 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 賈弼之山公表注

曰肇生潭字道元

不幸短

命父子凋殞 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

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云 余既有

私艱且尋役于外 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

于蓼尋役謂之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

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 陸機洛陽記曰嵩高

在洛陽東南五十里 今而經

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

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

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

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 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曛高以掩路

楚辭曰不能復陵皮以徑渡 卑蒼曰曛高

也掩覆也 轍含冰以滅軌水漸朝以凝沍 顏延年纂要解

輪謂之朝王逸楚辭注曰朝支輪木也唐雅 塗艱屯其難進日

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沍閉也

晝晚而將暮 周易曰屯難楚辭曰 仰晞歸雲俯鏡泉流

白日晝晚其將暮 傳

七激曰仰歸雲遊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

風西都賦曰鏡清流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摠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

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去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河南郡圖經曰嵩丘在縣西南十五里

東武託焉建坐啟疇疇如淳漢書注曰坐丘在縣西南十五里

注曰一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井為疇

亦施之於墓爾雅曰楸大而散楸郭璞曰老乃皮麤散者為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予思日孜孜

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龍栢森

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森森一作榛榛壘平聲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

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

清塵毛詩曰總角卅兮孔安國尚書傳曰承奉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

嘉姻史記豫讓曰智伯以國士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

親歡攜手以借老庶報德之有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

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聞其無

人周易曰闕其戶闕其陳芟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鄭禮記注曰宿草陳根也方言曰芟根也音皆說文曰除殿堦也

步庭廡以徘徊涕泣流而露

巾說文曰廡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泣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霑巾泣胡犬切宵展轉而不

寐驟長歎以達晨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向或夜觀星宿不寐達旦獨鬱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楚辭曰遭沈濁而汚穢兮獨鬱鬱結其誰語

寡婦賦一首并序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右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任護字子咸奉車都尉

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

歡焉

廣雅曰韜藏也言度之大包藏一世也

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

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

不幸弱冠而終

不幸弱冠並已見上

良友既没何痛如之

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孫卿子曰夫人必將擇良友而友之

其妻又吾姨也

賈弼之山

公表注曰楊肇次子適任護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郭璞曰同出謂俱已嫁也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是吾姨也杜預注曰妻之姊妹曰姨

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

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傳三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

孤女藐焉始孩

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將言歸於所天 殞余聞而悲之遂為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侍突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藐廣雅曰

七十九

之二十六

十九

張宗

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

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

尚書曰不忍荼毒也孔安國曰荼毒苦也

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

魏文帝寡婦賦

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

余遂擬之以叙

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

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

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

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以摧心

伶俜單子貌偏孤謂喪父

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伶力丁切俜匹成切毛詩覽曰勞心切切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切切憂勞也又怛怛猶切切也覽

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

寒泉謂母存也蓼莪我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

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蓼莪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音陸莪音俄 情長感以永慕

兮思彌遠而逾深

長篇賦曰長感感不能閑居兮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

伊女子之有

行兮爰奉嬪於高族

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嬪于虞

孔安國曰奉行

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

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若

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菌是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渥厚也

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

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

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纍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虬切纍力追切

懼身輕而施

重兮若履冰而臨谷

曹植鸚鵡賦曰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丁儀妻寡婦賦曰恐施厚而德薄若

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

之典戒

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奉蒸嘗以效

順兮供洒掃以彌載

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杓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

萇詩傳曰灑掃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洒灑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供灑掃於帷幄永終死以

為期爾雅

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痠

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長傳曰痠病也音妹

何遭命之奇薄兮遭天禍之未悔

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

薄少離凶殃爾雅曰遭遇也言夫之早隕者遇天未悔禍之時言天降禍于己未有後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于我

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

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曄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泯

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馱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

夫曰良人孔安

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然獨而靡依

丁儀妻寡

婦賦曰靜閉門以却掃塊孤惻以窮居

易錦茵以苦席兮代羅幃以素帷

丁儀妻寡婦賦曰別朱闕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幃柏子新論曰吾謂揚子

曰君數見乘輿錦繡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苦枕塊爾雅曰蓋謂

之苦注茅苦也江東呼為蓋楚辭曰弱阿拂壁羅幃張爾雅曰幃謂之帳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帳單帳曰幃幃文尤切

命

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箴以舒悲

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從傳母保阿就列就

其房列之位也箴扇也

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

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毛

其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浪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諍切愁

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

誰告言告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

以自慰王粲寡婦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箱坐側靈坐之側也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

而西匿

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類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晝晝以西墜曹

植贈白馬王詩曰白日忽西匿

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

秦嘉贈婦詩曰啾啾

雞雀羣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歸空

館而自怜兮撫衾裯以歎息

楚辭曰私自怜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詩傳

日衾被也思纏絲以致亂兮心摧傷以愴惻

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絲

七百七十

文十六

二十一

卷憲

恩好庶蹈高蹤楚辭曰中晷亂兮迷惑又曰曜靈曄而遄邁兮四心悶瞢之屯屯王逸曰瞢亂也瞢莫遺切曜靈曄而遄邁兮四

節運而推移

楚辭曰耀靈曄而西征廣雅曰曜靈日也易乾鑿度孔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夏之節故主四時顏延年曰春

夏秋冬曰四時時各一節故言四時遄速也古曆九秋篇曰寒暑推移遄速也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

而隕枝

毛萇詩傳曰隕墜也

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

曹植九詠曰葛

蔓滋兮冒神宇廣雅曰寥寥深也空廓寥廓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

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

於牀垂

楚辭曰日暮黃昏羌幽悲王粲神女賦曰登筵對兮倚牀垂

耳傾想於疇昔兮目

仿佛乎平素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曰時髮鬢以遙見曹植任城王誄曰目想

宮城心存平素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審也素昔也言平生昔日之時也雖冥冥而罔覲兮猶依依

以憑附

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依依思戀之貌小雅曰憑依也

痛存亡之殊制

兮將遷神而安厝

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龍大行厝置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輜儼其星駕兮飛旒翩以啓路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輜於

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禮記有龍輜鄭玄注曰龍輜畫轅為龍也說文曰輜喪車也音而毛詩曰星言夙駕禮記曰孔子之喪公西為

志焉設旒夏也然旒喪之旌也爾雅曰廣幅曰旒凶幡即今之旒旒楚辭曰前飛廉以啓路輪按軌以徐進

兮馬悲鳴而踟顧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懷兮馬蹇局而不行局與踟古字並通渠足切

潛靈邈其不反兮躬憂結而靡訴躬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所告訴也

晞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家語曰俯察机筵其器存而不覩其人說

文曰晞望也廣雅曰晞視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

踐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疚履霜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惇惇余在疚凡人喪曰疚鄭玄毛詩箋曰在憂病之中周易曰

履霜堅冰至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

勁雪翩翩以反零毛詩曰雨雪霏霏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王逸曰瀏風疾貌雷泠泠以夜下兮水漣

漣以微凝丁儀妻寡婦賦曰霜淒淒而夜降水漣漣而晨結意

忽恍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老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魂一

夕而九逝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

山陵願假夢以通靈兮日炯炯而不寢陳琳神女賦曰儀營

通精楚辭曰夜炯炯而不寐炯公冷切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夜漫

漫已見上文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毛詩曰秋日淒淒說文曰凜凜寒也氣憤薄而乘曾兮

涕交橫而流枕丁儀妻寡婦賦曰氣憤薄而交縈撫素枕亡魂

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適盡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日永

適盡毛萇詩傳曰適終也廣雅曰適忽也容貌儻以頓頓兮左右悽其相斲家語曰儻

乎若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儻儻鄭玄曰儻儻貌鸚鵡曰容貌慘以顛頽丁儀妻寡婦賦曰頓頓貌之艷艷對左右而掩涕洞簫賦曰桀

顛頽丁儀妻寡婦賦曰頓頓貌之艷艷對左右而掩涕洞簫賦曰桀

跖鬻博備頓頓說文曰備
敗也洛罪切拖普楹切
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詩毛

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
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
預曰以人從葬為殉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

也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鞠稚子於懷抱

兮羌低徊而不忍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復

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獨指景而心哲兮雖形存而志隕韓

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重日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

楚辭曰舜靈脩而隕志皇穹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

陵虛兮失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上瞻兮

遺象下臨兮泉壤象謂形像也以其窈冥兮潛翳心存兮

目想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心存自想奉虛坐兮肅清朔空宇兮曠朗

文十六
三
毛用

翹亦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

影為儔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

長乖國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

兮日西頹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霜被庭

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韓子曰衛靈至濮水夜分而聞

迴西夢良人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楚辭曰倚閭闔而望

驚焉悟兮無聞超愒况兮慟懷方言曰怛痛也悟覺也莊子慟

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爾雅曰大墓門兮肅肅脩龍兮峨

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

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

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洟交集班婕妤好蹈恭姜兮明誓

詠栢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栢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終歸

骨兮山足存馮託兮餘華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要吾

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詩曰栢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恭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不許

不許注恭伯僖侯之世子也曹植文帝誅曰願投骨於山足報恩養於下庭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

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己之死信無佗心

恨賦意謂古人不稱其情皆飲恨而死也

江文通

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軌丹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

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泊於強仕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

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村思稍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卒贈醴泉侯謚憲子宋

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

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注兩手曰拱古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

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列女傳趙津吏女歌曰誅將加兮妾心驚直念古者伏

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說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毒茅焦上諫始皇按劍而坐戰國策蘇

代曰伏軾而西馳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華山為城

紫淵為池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池上雄圖既溢武力未

畢方架鼉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

一旦魂斷宮車晚出十七年伐紂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鼉鼉以為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

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三也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風俗通曰天

子夜寢早作故有萬機
今忽崩墮則為晏駕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

淮南子曰趙王遷
流於房陵思故鄉作

山木之嘔聞者莫不墮涕高誘曰趙王張敖秦滅
趙虜王遷徙於房陵在漢中山木之嘔歌曲也
薄暮暮心動昧旦

神興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
人心動左氏傳曰昧旦不顯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

及玉乘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曰為
之金輿鍤衡以繁其飾玉乘玉輅也置酒欲飲悲來

填膺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鄉
立禮記注曰填滿也千秋萬歲為怨難勝戰國策楚王
謂安陵君曰

寡人萬歲千秋之
後誰與樂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漢書武帝天漢二年
李陵為騎都尉領步

卒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弓矢
並盡陟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拔劍擊柱漢書高已

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弔影慙魂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晏子
春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

情往上郡心留鴈門漢書有上郡鴈
門郡並秦置裂帛繫書誓還漢恩

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
書蘇武等在其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朝

露溢至握手何言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楚辭曰寧溢死以流亡王逸曰溢奄也史記繆賢

曰燕王私搢臣王曰願結交潘岳
邢夫人誄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漢書元
帝竟寧

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嬙為關氏應劭曰王嬙王氏之
女名嬙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

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
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石崇曰王明君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

改之戰國策曰樊於
期仰天太息流涕紫臺稍遠關山無極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
相和歌有度關山曲

搖風忽起白日西匿爾雅曰飄飄謂之騰揚音扶飄與搖同登樓賦
曰白日忽其西匿潘岳寡婦賦曰日杳杳而西

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漢書曰凡望雲氣勃
碣海代之間氣皆黑望君王方何期

終燕絕芳異域鬻子曰君王欲緣五常之道而不失則
可以長矣李陵書曰生為異域之人至乃斫

通見抵罷歸田里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
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

說陰就書曰衍與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
交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

門不仕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門却掃非德不交左對孺人顧弄

稚子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杜預左氏傳注

自叙曰雄為人跌宕國語注曰略簡也揚雄齊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懷

鵝賦曰眷西路而長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臧榮緒晉書曰

夫東平呂安家事繁微豐閱之始安嘗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

不蕩乎外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嵇康與山巨源

彈琴一曲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鄭玄禮記注

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青霞奇意志言高也曹毗臨園賦曰

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奄脩夜之不暘張衡司徒呂公誄曰玄室冥冥脩夜彌長孔安國尚書傳曰暘明也音陽或有

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

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遷客海上流成隴陰漢書曰匈奴乃徙蘇

牧羝羊史記曰曩敬齊人也戎隴西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霑衿琴道雍門周說

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毛詩曰鼠思泣土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亦復含酸茹

歎銷落湮沈廣雅曰茹食也又曰若迺騎疊跡車屯軌此言

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疊跡楚辭曰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黃塵布地歌吹四起山陽

記曰賈誦鳴鼓雷震黃塵蔽天李陵書曰邊聲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煙斷火

之滅也王充論衡曰人之死也猶火已矣哉孔安國尚書傳春

草暮芳秋風蕩秋風罷芳春草生綺羅畢芳池館盡

琴瑟滅芳丘壟平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自古

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穆天子傳

元始書曰匈奴若
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黯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然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

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黑也楚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賈逵曰唯獨也

況秦吳兮

絕國復燕宋兮千里

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爲况也文子曰爲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教

之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

言此二時別恨逾切

是以行子腸斷百感

悽惻

鮑昭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子心傷斷

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

荆軻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書六傳帝唱曰卿雲爛兮體漫漫兮

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

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廣雅曰稵容與而詎前馬凝止也毛詩曰周道逶遲毛萇曰逶遲歷遠貌

文十六

二十七

陳下

寒鳴而不息

楚辭曰橫齋揚以容與

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

韋誕

詩曰旨酒盈金觴清類發牛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琴者於絃設柱然琴有柱以玉爲之表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

玉柱之鳴筆楚辭曰涕潺湲兮霑軾

居人愁卧况若有亡

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閨卧莊子曰居恂然若有亡

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

軒檻版也

見紅蘭之受露接青楸之

離霜巡曾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

曾馬也空息也掩掩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

南子在錦帷中廣雅曰帷幙帳也纂要曰帳曰幕

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說文曰躑

躑躅足也躑與躑同馳切躑躅錄切曹植悲命賦曰哀魂靈之飛揚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

孔安國尚

書傳曰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

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爲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濯

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煇煇翠蓋空踟躕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

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客謂陳無宇曰君車衣文繡

悵飲東都送客金谷

漢書曰高祖過

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疎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
子廣為太子太傅公子為少傅甚見器重朝廷為榮廣謂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退稱疾薦上疏乞骸
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
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千兩辭決而去蘇林
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
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
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澗中
琴羽張芳

簫鼓陳燕趙歌方傷美人
見孟嘗君微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

日聲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兮
珠與玉兮豔暮秋羅
發權歌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頰如玉

與綺芳嬌上春驚駟馬之仰抹聳淵魚之赤鱗
言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

牙鼓琴而淵魚出聽瓠巴鼓琴而六馬仰抹成公
造分手而銜涕感
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

寂寞而傷神
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闥
乃有劍客慙
呂氏春秋曰聖人不以感私傷神

恩少年報士
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
韓國
郭解以軀藉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

趙廁吳宮燕市
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
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告聶政而言

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劍至韓直
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
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故言趙廁
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

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
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旁若無人後荆軻
為燕太子丹獻燕地圖窮
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
匕首見因以匕首堪秦王

技血相視
伏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訣史記曰今太子請辭訣
矣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同廣雅

曰技拭也泣血已
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
史記曰荆軻遂發就

見恨賦技武粉切
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
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

車不
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燕丹太子

中也尉僚子吳起曰
一劍之任非將軍也
日荆軻與

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以鼓鐘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
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

皮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父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軼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

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曰邊郡服虔

曰士負羽揚子雲羽獵賦曰蒙楯負羽杖鏐邪而羅者以萬計

遼水無極鴈山參雲

水經曰遼山在玄免高句

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鴈山鴈出其間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詡曰程夫人富貴參雲

閨中風暖陌上草薰

薰香也

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

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煜

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煜些王逸曰朱畫承塵也或

曰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菲非兮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氣也司馬彪注曰襲入也攀桃李

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

言當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姬氏之愛

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

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

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子孟嘗君曰

文一六

二十九

葉正

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

國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未辭

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孟子曰故國者非為喬木有

世臣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世臣之謂注非但見其木當有累世脩德之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未辭

兮魂動親賓兮淚滋

蘇武詩曰淚為生別滋可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

左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而坐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贈

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

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涓

毛詩曰居河之涓爾雅曰水草交曰涓

又若君居淄右妾

家河陽

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淄或為塞

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

香

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黼帳周垂

君結綬兮干

里惜瑶草之徒芳

結綬將仕也顏延年秋胡詩曰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宋王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寔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萬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莩並音遙然莩與瑤同

臺之流黃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春宮**

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毛詩曰闕空有恤毛萇詩傳曰闕閉也班婕妤好自傷賦曰應門

閉兮玉階苔劉休文擬古詩曰羅帳延秋月**夏簾清兮晝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長**

張儼席賦曰席為冬設簾為夏施夏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

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鞞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婦蘇氏織錦端

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列仙傳脩芋者魏人

有龍石段其上取黃精食之後去不知所之**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方言曰寂安靜

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南越志曰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

不顧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金為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

鼎成龍下迎黃帝也**駕鶴上漢驂鸞騰天**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

方堅其志方堅也**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下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人數**

日去祠於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鶴憩於此張僧鑒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

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暫足遊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

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

主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

然謝辭也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詞詩溱洧章刺亂也兵革不

之能救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注芍藥香草也箋曰伊因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與芍藥結恩情

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桑中衛女上宮陳娥**衛陳二國名也毛

詩桑中章曰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宮所期之地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此我期於桑中要我於上宮期我於淇水之上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嫁耳不以答違婦道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宗莊姜以為已子莊公薨宗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歸莊姜送於野作詩以見已志方言曰秦晉之間

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楚辭曰子

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陸雲芙蓉詩曰盈盈

碧色圓如日月以自照目達幽冥

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

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

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

有

別必怨有怨必盈

蔡琰詩曰心吐思兮曾憤盈

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亦互文也

左氏傳衛太子

雖淵雲之墨墨妙嚴樂之筆精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漢書曰

嚴安臨淄人也徐樂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

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

二十六

三十一

仲

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官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曰公孫弘等待詔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傳毅班固等為蘭臺令史是也論衡

曰孝明好文人並徵

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

史記荀卿趙人年五

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難施齊人為諺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

天彫龍赫赫修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故曰彫龍赫

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

者乎

文選卷第十六



文選卷第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論文

文賦 并序

陸士衡

感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

文十七

一

文

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

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

吾所用

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

夫作文者放其言遣其理多變故非一體

妍蚩好惡

可得而言

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范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曰孰知辯其妍蚩廣雅曰妍好也說文曰妍慧也釋名曰蚩

癡也聲類曰蚩駮也然妍蚩亦好惡也

每自屬文尤見其情

論衡曰幽思屬文著記美言屬綴也杜預左氏傳曰

尤甚也士衡自言每屬文甚見為文之情

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

爾雅曰逮及也蓋非知

之難能之難也

尚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

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

利害由好惡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佗日殆

可謂曲盡其妙

言既作此文賦侘日而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論語鯉曰侘日又獨立趙岐孟子章句曰侘日異日

也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

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毛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注則法也伐柯

必用其柯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謂不遠也

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

言作之難也文之隨手變改則

不可以辭逮也莊子輪扁謂桓公曰斲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

蓋所能

言者具於此云

蓋所言文之體者具此賦之言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

漢書音義張晏曰佇久俟待也中區區中也字書曰玄幽遠也老子

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與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幽通賦曰皓頤志而不傾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導四

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

遵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淮南子曰四時者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秋暮衰落故悲春條敷暢故喜也淮

南子曰木葉落長年悲

心慄慄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慄慄危懼貌眇眇高遠貌懷霜臨雲言高

文十七

二

柯文

潔也說文曰慄慄寒也孔融薦禰衡表曰志懷霜雪舞賦曰氣若浮雲志若秋霜

詠世德之駿列誦先人之清

芬言歌詠世有俊德者之盛業先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德而誦勉毛詩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又曰在昔先民有作

遊文章

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安國注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慨投篇而援

筆聊宣之乎斯文

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尚書中候曰玄龜負圖出洛周公援

筆以寫也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

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之也毛萇詩傳曰

耽樂之久廣雅曰評問也

精鶩八極心遊萬仞

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包咸

論語注曰仞其致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

爾雅曰致至也埤蒼曰瞳矐欲

明也說文曰昭晰明也

傾羣手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

揚子法言曰或問羣言之長曰羣言之長

德言也末衷曰羣非一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

言思慮之至無

處不至故上至天淵於安流之中下至下泉於潛浸之所刺秦美新曰盈塞天淵之間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列彼下泉浸彼苞蘘

於是沈辭怫恍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怫恍難出之貌浮藻聯

翩若翰鳥纓綴而墜曾垂之峻聯翩將墜貌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說文曰纓生絲縷

也謂縷繫箭矰矢而以弋射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論語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華秀以喻文也觀古今於須

臯撫四海於一瞬高唐賦曰須臾之間司馬遷曰卒卒無須臾之間莊子老聃曰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呂氏春秋

曰萬世猶一瞬說文曰開闔目數搖也尺閏切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小雅曰班次也抱景者

咸叩懷響者畢彈言皆擊擊而用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孔安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源水本也

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言或本之於隱而或為未非也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之

或若龍之見煙雲之上如鳥之在波瀾之中應劭曰擾馴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波曰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

嶠而不安妥帖易施貌公羊傳曰帖服也廣雅曰帖靜也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妥帖岨嶠不安貌楚辭曰園鑿而方岨兮

吾固知其鋸鋸而難入妥他果切聲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

帖吐協切岨助舉切岨魚呂切周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淮南子曰太一者宰龍天地也

說文曰挫折也韓詩外傳曰碎文士之筆端辟武士之鋒端辟辯士之舌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

翰廣雅曰躑躅踈踈也鄭玄毛詩箋云志往謂踈踈也躑與躑同踈味與翰踈踈同蒼頡篇曰吻唇兩邊也莫粉切字林曰吻口邊流離津液流貌

劉公幹詩曰敘意於濡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

濡如娛切漢書音義韋昭曰翰筆也協韻音寒

而結繁言文之體必須以理為本垂條以樹喻也信情貌之不差故

每變而在顏楚辭曰情與貌其不變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巳歎或

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

觚木簡也論語曰子路帥爾而對毫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銳毛為毫也毛詩曰聽我藐藐毛萇曰藐藐然不入伊茲事

辭注曰銳毛為毫也毛詩曰聽我藐藐毛萇曰藐藐然不入

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

茲事謂文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足

行之課虛無以責有叩寂漠而求音

春秋說題辭曰虛生有形不遠淮南子曰寂漠音之主也

函絲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毛萇詩傳曰函含也古詩曰中有尺素書列子文摯謂叔龍曰

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

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按抑按也

言思慮一發愈深恢大

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

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纂要曰草木

華曰蕤字林曰森多木長貌以喻文采若芳蕤之香馥青條之森盛也

粲風飛而歆歆且鬱鬱雲起乎

翰林

兩雅曰楓飄謂之森長也

體有萬殊物無二量

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而

衆物之形無一定之量也淮南子曰斟酌萬殊

紛紜揮霍形難為狀

紛紜亂貌揮霍疾貌

揮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

衆辭俱湊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為匠老子曰有

德司契論衡曰能雕琢文書謂之史匠也

在有無而僂俛當淺深而不讓

毛詩曰何有無僂

文十七

四

盛彥

俛求之僂僂由勉強也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雖離方而遯貞期窮形而盡相

方圓謂規

矩也言文章在方圓規矩也

故夫夸目者尚奢慙心者貴當

其事既殊為文亦異故欲夸目

者為文尚奢欲快心者為文貴當慙猶快也起類切

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

言其窮賤者立說無

非湫隘其論通達者發言唯存放曠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

詩以言志故曰緣情

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之稱漢書甘泉賦曰瀏清也字林曰清瀏流也

碑披文以相質誄纏

緜而悽愴

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誄以陳哀故纏緜悽愴

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

壯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

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

而朗暢

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優遊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為宗故精微朗暢彬蔚已見上文漢書音義曰暢通也

奏

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

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雅說以感動為先故煒曄譎誑

雖區

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論語

子曰辭達而已矣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

如勇切言文章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賦曰既豐贍以多姿周易曰為道也屢遷其會意也尚

屢遷萬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琴巧其遺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言音聲迭代而成文

章若五色相宣而為繡也爾雅曰暨及也又曰迭更也論衡曰學士文章其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功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明也雖逝止

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言雖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崎錡難便也逝止由去留也崎錡不安貌

楚辭曰嶽岑崎錡崎音綺錡音蟻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言其易也如失機而

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言失次也謬玄黃之秩敘故渙忍而不鮮音韻失宜類繡之玄黃謬敘故渙忍垢濁而不鮮明也禮記曰朱綠之或仰

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廣雅曰條科條也凡為文之體先後皆須意別不能者則有此累或辭

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周易曰比輔也說文曰妨害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

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弟下

為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黃鍾之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應劭漢書注曰十黍為一銖十銖為一銖賓戲曰銖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

當言銓衡所裁苟有輕重雖繩墨須必除之聲類蒼頡篇曰銓稱也曰銓所以稱物也七全切漢書曰衡平也平輕重也尚書曰惟

木從繩則正莊子曰匠石治木直者應繩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

可益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

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於眾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

獄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也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

而效績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家語公亮功多而累寡故

取足而不易言其功既多為累蓋寡故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或藻思綺合清麗干

眠說文曰謂文藻思如綺會于眠光色盛貌炳若縹繡又繡五色若繁絃說文曰縹繁彩色也

豈琴賦曰繁絃既抑雅音復揚必所擬之不殊乃閨合乎曩篇言所擬不異閨合昔之曩篇爾雅曰

曩父也謂雖杼軸於子懷怵侘人之我先杼軸以織喻也雖出自己情懼侘人先己毛詩曰杼

空受曰廉說文或若發穎豎離眾絕致言他人言我雖愛之必須去之也王逸楚辭注曰不

穎豎離於眾辭絕於致思也毛詩傳曰若陵若也孫形不可逐響難

為係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逐響之於聲而響塊孤立而特峙非

常音之所緯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一句既佳心牢落而無

偶意徘徊而不能掃牢落猶遼落也言思心牢落而無偶掃之意

次罕繼蹇而陽絕說文曰掃取也他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為之輝媚也尸子曰水

方折者有玉貞折者有珠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高氏注玉陽中之陰故能潤澤草珠陰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

中之陽有明故岸不枯廣雅曰韞囊也

集翠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王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毛詩綴

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

然且以益夫所偉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

宋玉笛賦曰師曠為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降白

雪五十絃瑟樂曲名下里俗之謠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俯寂漠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

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漠而無辭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

友仰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

句以成文猶眾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偏絃之獨張絃之獨張含清

唱而無應韻之孤起蘊麗則而莫承也毛萇詩傳曰靡無也應於與切

曰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
憂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
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
蚩謂瘁音既混妍蚩共為一體翻累良質而為瑕也
禮記曰玉瑕不掩瑜鄭玄曰瑕玉之病也胡加切
象下管之偏疾

故雖應而不和
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類乎下管其聲偏疾升歌與之間奏雖復相應而不和諧杜預左氏傳注曰

象類也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王
肅家語注曰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
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

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
謂不歸於事實猶絃么

而微急故雖和而不悲
說文曰么小也於條切淮南子曰鄒忌一徽

直雅而無悲則不成
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噴而妖冶
聲貌嘈與噴

又獻同才曷切
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
言聲雖高而曲下

心以悅目廣雅曰耦
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
防露未詳一

居賦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然
靈運有七諫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諫為防露也禮記桑間濮上之音亡

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
或清虛以婉約毋除煩而去濫
左氏

于曰臣除
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

雅而不豔
言作文之體必須文質相半推豔相資今文少而質多故

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羹皆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

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
盡疏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大羹肉清不調以鹽菜

也遺猶餘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
若夫豔且約之裁俯仰之形
廣雅曰

因宜適變曲有微情
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楚辭曰結

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龍衣故而彌新或泐濁而更清
安

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明
或以相公鄭玄曰泐猶因述也
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更精

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
王粲七釋曰邪睨鼓

下九音赴節左氏傳

曰投袂而起杜預曰投振也 是美也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莊子曰相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相公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之言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

讀者聖人之糟魄耳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同矣疾則苦而不入

矣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郭子

玄云言物各有性効學之無益也李顛曰齊桓公也扁言音篇又扶緬切斲丁角切謂斲輪之人扁其名也魄音普莫切李顛曰酒淳曰槽司

馬彪曰爛食曰魄甘緩也苦急也李曰數術也王充論衡曰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効也 普辭

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 尚書帝曰律和聲孔安國曰律六律不失 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 經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

之 吾法夫前脩非時 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吹於拙目 言文之難不能無俗之所服淑善也 累雖復巧心濬發

或於拙目受蚩吹 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 瓊敷玉藻以笑也吹與蚩同 喻文也毛詩

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毛萇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得之 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涸動而愈出河上公曰橐籥中空虛故能育聲氣也王弼曰橐籥排橐籥樂器按橐籥者用以吹火使炎熾

說文曰橐囊也 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 毛詩曰終朝采綠音託籥音藥 掬一掬毛萇曰

綠王芻兩 患挈餅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 挈執喻小智之人以注在上何休曰

提猶挈也左氏傳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論語曰回也屢空 故蹠

尚書帝曰禹亦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王逸楚辭注曰屬績也 故蹠

蹠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 廣雅曰蹠蹠無常也今人以不定為蹠以一足蹠蹠而行兩無如矣謂脚長短也蹠勅甚切 恒遺恨以終篇

豈懷盈而自足 言才恒不足也荅賓懼蒙塵於叩缶顧取 戲曰孔終篇於西狩

笑乎鳴玉 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玉之鳴聲也文 子曰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也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缶若

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 紀綱紀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來不可遏素

可止

莊子曰其來不却其去不可止也

藏若景滅行猶響起

上書曰景滅迹絕王

方天恣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

莊子曰今

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又大

宗師曰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也

思風

發於曾臆言泉流於脣齒

論衡曰吾言

紛威蕤以馭速唯

毫素之所擬

威蕤盛貌馭速多貌封禪書曰紛綸斐蕤在毫筆

文微

微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延篤仁孝論曰煥乎爛方其溢

及其

六情底滯志往神留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

謂之六情國語曰夫人氣縱則底

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莊子曰形固

底則帶韋昭曰底著也滯廢也

心固可使如死灰郭象注莊子曰遺身而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志行忘而

攬營魂以探蹟頓精爽於自來

其寂寞無情耳爾雅曰涸竭也

國語泉涸而成梁涸水盡也

九

劉仲

於文也楚辭曰營魂而升遐周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

理翳翳而

愈伏思乙乙其若抽

方言曰翳奄也乙抽也乙難出之貌說文曰

陰氣尚強其出乙乙然乙音軋新論曰柏譚

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為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

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

意而寡尤

左氏傳趙武曰范會言於晉國竭情無私淮南子曰入輕

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

物事也勦并也言文之不來非

賈逵曰勦

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

謂

天機駿利塞

謂六情底滯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

闕通億載而為津

言文能靡萬里而無闕假令億載而今為津

如書軌曰昏昏目所不見志

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

世

也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尚書曰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

予恐來世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尚書曰章善瘳惡樹泯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尚書曰章善瘳惡樹塗無遠

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記久明遠者莫如

道王肅曰彌綸灑裏也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論衡曰山大者雲

兩天下然則賢聖有雲雨之智彼其吐文萬被金石而德廣流管

絃而日新金鍾鼎也石碑碣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樂章禮

未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聲可記

音樂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

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注曰方

洞簫賦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

文十七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籟

王子淵漢書曰王寢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為諫議大

夫帝太子體不安苦忽忽不樂詔使寢等皆之

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書音文及自所造作疾平

復乃歸太子嘉寢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廣雅曰原本也江圖曰慈

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寢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即

此處也其竹圓異眾處自伶倫採竹嶰谷亦復唯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樂

府而呼鼓吹山幹小竹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踈條暢

通暢也罕稀也言竹節稀疎而相去標竹之末也宋徒觀其旁山測

兮則嶇嶇歸嶂倚巖迤嶻嶭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嶇嶇歸嶂

之貌迤嶻嶭邪平之貌言竹生彌望儻莽聯延嶷嶷湯盪又足樂乎其

敞閑也儻莽曠濶寬廣之貌儻佗朗切敞大貌言竹生敞間之處又足樂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

載而不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吸至

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周易曰精氣為物滋熙潤悅貌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周易曰震

為蒼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孫卿子曰陰陽大化翔

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漑其山風賦曰翔翔乎激水之上荆軻歌曰風蕭

兮聲磔磔而澍淵呂忱曰波水涌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兮揚素波杜預左氏傳注曰揮淵也前音贊字指

根說文曰液津也夷石切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翔

翔乎其顛說文曰嬉樂也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

索乎其間爾雅曰蜩蜩方音曰楚謂蟬為蜩家語子夏曰蟬飲露而不食蜩徒凋切抱音附蒼頡篇曰朴木皮也上林賦曰

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誼方言曰素本也言審視竹之本體清而不謹譁也

幸得謚為洞簫爾兮蒙聖主之渥恩謚號也實二切言得謚為簫而恒施用之豈非

蒙聖王之厚恩也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般匠施巧夔

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其自然之體於是般匠施巧夔

妃隹法墨子曰公輸為雲梯鄭玄曰般伎巧者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

胄子妃未詳也一云夔列帶以象牙提其會合帶猶飾也方言曰

飾其會合之際言鍤鏤離灑絳脣錯雜爾雅曰鍤鏤也離灑鍤

巧密也提胡本切

文十七

文十七

文十七

文十七

朱飾之灑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言鱗之形也鄰菌繚糾相著貌膠

致理比挹拊搯膠致理比言細密也挹拊搯言中制也比扶於

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聞於白黑之貌

形性昧宕冥謂天性闇昧過於幽冥也說文曰宕過也憤伊鬱而酷

愍眸子之喪精鄭玄禮記注曰憤怒氣充實也伊鬱不通酷猶甚也

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言冥生

故吻吮值夫宮商兮龢紛離其

匹溢言口吻所吮皆遇宮商紛離匹溢聲四散也形旖旎以順吹

兮臙唼唼以紆鬱言蕭聲既發形旖旎以隨之漢書音義張揖

氣旁連招搖說文曰頤頤也釋名曰唼咽下垂也言氣之盛而唼唼類臙

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遐律旁連言氣競旁出遞相逆也飛射氣

趣從容其勿述兮鴛合還以詭譎張律切盛多貌封禪書曰奇物譎

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枝折聲或渾沌不分潺湲或復

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

湓漫衍流湓貌駱驛枝毛其詩傳曰枝幹也廣雅曰獵折也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

霖慄密率掩以絕滅霖慄寒貌恐懼也風賦曰

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廉亦察也啾啾而將吟兮

行鍤鉦以龢囉啾衆聲也必節聲出貌行猶且也胡庚切鍤鉦聲不

風鴻洞而不絕兮優燒燒以婆娑鴻洞相連貌燒燒柔弱

翩縣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他說文曰漂浮也芳妙切

而去棄其舊調而更爲奇聲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齟謳謠已發簫聲於其蹊徑

要復而遮之與之相和也蘇古和字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汎濫并包吐含若慈父

之畜子也韓詩曰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也嗒下閤切其妙聲則清靜厭慤

順敘卑述若孝子之事父也妙聲聲之微妙也厭安靜貌曹大家列女傳注曰應深遠也音翳字林曰述滑

也述佗戾切糾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溥慷慨一何壯士言聲之慷慨如壯士澎溥

波浪相激之聲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優柔溫潤又似君子大戴禮曰優之柔之禮記曰溫潤而澤仁故

其武聲則若雷霆較輶佚豫以沸惛較輶大聲也埤蒼曰惛惛不安貌較力萌切輶

呼萌切沸或爲潰扶味切惛音謂其仁聲則若颯風紛披容與而施惠呂氏春秋曰南方曰

颯風颯風長物故曰施惠容與寬裕之貌或雜選以聚斂兮或拔擢以奮棄雜選衆多貌拔擢分

散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側手擊曰擢拔扶割切擢蘇割切悲愴况以惻愾兮時恬淡以綏肆楚辭

曰愴况愴恨兮惻愾傷痛也廣雅曰恬靜也說文曰淡安也綏遲也王肅尚書注曰肆緩也曹但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

潰以陽遂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淋灑不絕貌靡靡聲之細好也橫潰旁決貌陽遂清通貌言其聲或盛壯而細密時復橫潰而

清通也橫音于孟切鄭玄周禮注曰陽清也又禮記注曰遂達也哀悄悄之可懷兮良醴醕而有

味毛詩曰中心悄悄說文曰憂煩悄悄邑憂貌字林曰悄悄含怒也於立切又曰醴甜同長味也大舍切故貪饕餮者聽

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對尚書曰貪憤曰欽孔安國曰貪饕餮急憤禮記曰儒者

有砥礪廉隅戰國策曰張儀云趙王狼戾無親爾雅曰懟怨也剛毅彊戾反仁恩兮嗶嗶逸豫戒

其矢字書曰賦古文暴字也嗶嗶逸豫舒緩自放縱之貌嗶吐誕切嗶音誕鍾期牙曠悵然而愕兮

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頃臯志在流水子

期曰善哉洋洋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

人爲鼓琴者按列女傳齊杞殖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

內外無五屬之親既非所歸乃就其夫之屍於其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

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杞梁字殖名也鄭玄注禮魯

襄公二十九年齊侯襲莒是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字書曰愕驚也琴操曰范杞梁妻嘆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水而死芭與杞同也

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家語曰孔子學鼓琴於師

襄七略有莊春言琴宋玉笛賦曰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叔子浸淫猶漸冉相親附之意也毛萇詩傳曰昔顏叔子獨與于室隣之釵婦又獨處室夜暴風雨至屋壞婦又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於平且蒸盡縮屋而繼之自為避嫌不審矣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

噐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儻以頓頓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

不道忠信之言為噐史記曰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復惠復點慧也桀夏桀也跖盜跖也莊子曰施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鬻夏育也古字同博申博也未詳其始陸機夏育贊曰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領奮推儻羸疾貌頓即愁頓也

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曰參差洞簫時奏狡弄則

彷徨翱翔埤蒼曰彷徨猶仿佯也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言逝止無常狡急也弄小曲也

悼悵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悼悵寂靜也悼悵與悼悵音義同悼瀾老切悵閻草切瀾漫分散也上林賦曰瀾漫遠

遷薄索合沓罔象相求薄迫也索求也合沓重沓也罔象虛無罔象然也莊子曰黃帝遊赤水之北遺其玄

珠罔象求之而得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

聲則莫不愴然累欵擊涕投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結切廣雅曰戲欵悲也投亦拭也亡粉切

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脹腰者已憚漫衍凱歡樂貌阿那脹腰舒

是以蟋蟀蚺蝮蚊行喘息言所感深爾註曰蟋蟀蚺也郭璞曰

促織也爾雅曰蟋蟀也郭璞曰今唧蟻也周書曰蚊行喘息說文曰蚊徐行凡生類之行皆曰蚊蚊音奇說文曰喘疾息也螻蟻

遊行遷延徙迤魚瞰雞睨皆蟲之形也遷延徙迤却退貌魚目不睨

垂喙蜚轉瞪瞞曾忘食韓詩外傳曰雞宿有聲俛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說文曰喙口也許織切或為味鳥

遊行

延蠅蠅翊翊方言曰南楚謂蠅為括蠅力侯切爾雅曰蚺蟬大蚺蟬與蟻同爾雅曰蚺蟬蠅蟻徙與切蠅蠅翊翊

口也都遘切蛋轉動貌埤蒼曰瞪直視也直耕切曹視不審諦也莫耕切

哉家語曰人也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狀聲之狀

也捷武言捷巧曳亦踰也或為趾鄭德曰趾度也弋制切漂疾也妨妙切又似流波泡洩汎洩趨熾道兮

泡洩盛多貌汎洩微小貌又云波急之聲方言曰泡盛也薄交切洩所求切汎房法切埤蒼曰洩裁有水也所獵切熾道焱熾之道

吟喚躋躋連絕涵殄沌兮言其聲之大哮呬吟喚或躋或躋時連時絕涵然相亂殄沌不分也埤蒼曰哮

嚇大怒也呼交切杜預左氏傳注曰躋升也將難切漢書音義韋昭曰躋頓也竹利切涵胡忽切沌徒損切攪搜學捐道遙

踊躍若壞頽兮攪搜學捐水聲也壞頽言如物崩壞頽毀也優游

流離躋躋稽誦亦足耽兮韓詩曰搔首躋躋稽誦言聲稽留頽唐

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頽唐隕墜貌本賴蒙聖化從谷中

道樂不淫兮中於道德雖樂不荒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為之歌頌曰遷而不淫樂而不荒條暢洞達

六百九十四 文十一 十五 卷憲

中節操兮言聲有條貫通暢洞達而中於節操終詩卒曲尚餘音兮言篇中次詩而曲將盡尚

有餘音也吟氣遺響聯絲漂撇生微風兮漂擊餘鄉少騰相擊之貌漂匹浮切擊匹曳切連

延駱驛變無窮兮

舞賦一首并序按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廟羽舞有旄舞呂氏春秋曰堯時陰氣滯伏陽氣閉塞使人舞蹈以達氣舞者音聲之容也

傳武仲范曄後漢書曰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上以毅為蘭臺令史

少逸氣亦與班固為賈憲府司馬早卒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

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王曰試為寡人賦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雲夢藪名在南郡華容縣高唐觀名此並

假設寡人欲飭羣臣何以娛之左氏傳曰藥盈觴曲沃人杜預曰飲酒於曲沃玉曰臣

為辭

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尚書曰歌詠言孔安國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毛萇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

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說苑曰聲樂易良而合於歌情盡舞意是以論其詩不如

聽其聲謂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聽其聲不如察其形謂詠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視其舞

形鄭玄注樂記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聲單曰音激楚結風陽阿之舞張晏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

遺風結風亦曲名上林賦曰鄔郢繽紛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

節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兮淮南子曰夫足蹀陽阿之舞又曰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曰不若延露以和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高誘曰陽阿

古之名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孔安國尚書傳曰噫恨辭也鄭玄注

禮記曰噫弗寤之聲王曰如其鄭何樂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之何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王逸曰鄭國舞也王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弛張

之度聖哲所施禮記孔子曰一張弛文武之道是以樂記于戚之容雅美

八百五十五 文十七 十六 卷

蹲蹲之舞禮記曰于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于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毛詩小雅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一本或云旌旄之

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曰油油悅也

毛詩魯頌曰振振鷺鷺于飛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五莖帝嚳樂曰六英宋均曰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之英華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神人

以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餘日怡蕩

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餘日聽覽之餘日也怡蕩怡悅放蕩也爾雅曰怡樂也毛詩序曰風教也王曰

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月爛以施

光古詩曰明月何皎皎朱火曄其延起兮燿華屋而熺洞

房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廣雅曰熺熺也虛疑切楚辭曰媵容脩態絙洞房繡帳祛而結組兮

鋪首炳以焜煌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繡帳周垂祛猶舉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慢帳兮垂楚組之連網漢書曰鋪首鳴說

文曰鋪著 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壘而列玉觴毛詩曰文茵暢

也詩曰我姑酌彼金壘鄭玄曰君黃金 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

醉其樂康儀禮曰騰觚于賓又曰小臣請騰爵鄭玄曰今文騰皆作

以酒楚辭曰君欣欣兮樂 嚴頰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爾

曰懌 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言皆欲聘其材

氏傳曰致 簡惰跳跣般紛拏兮淵塞沉蕩改恒常兮言失度

果為類 於是鄭女出進二

入徐侍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淮南子曰鼓舞或作鄭舞高誘注曰

鄭衰也楚王之幸姬善歌舞名曰鄭舞楚辭曰二八迭奏女樂

些姣服極麗姁媮致態姁媮和悅貌態謂姿態 貌嫵妙以妖

蠱兮紅顏曄其揚華毛萇詩傳曰嫵好貌理紹切 眉連娟以

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連娟細貌繞謂曲也言眉細而益曲也上

橫流也神女賦曰望余情 珠翠的皪而炤耀兮華袿飛鬋而雜

羅珠翠珠及翡翠也說文曰的皪珠光也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

羅袿上林賦曰飛纒垂鬋司馬彪曰鬋燕尾也衣上假飾子虛賦曰雜

織羅垂霧縠司 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裝服也揮動也

以為芬香也七發 動朱脣紆清陽動朱脣將歌也神女賦曰朱脣的

曰愉流波雜杜若 歌曰攄予意以弘

觀兮繹精靈之所束攄散也弘大也言精靈有所窺束 弛緊急

之絃張兮慢末事之飢曲言將觀舞故緊急之絃先已張者今廢

弛懸也鄭玄曰弛釋下也說文曰緊纏絲急也蒼頡篇曰飢曲 舒恢矣

也於詭切言鄭衛之末事而委曲順君之好無益故廢而慢之 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貌苛縟煩數之貌言度之

關楚辭曰收恢台之孟夏兮泉與台古字通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賀多切鄭玄喪服注曰緡數也言舒廣大之度則細體之事不利於德者疎而

之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其色毛詩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蟋蟀在堂歲聿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詩曰蟋蟀傷局促小見之貌啓泰真之

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太真太極真氣也否隔不通也言所否閉多滯伏陽道壅塞乃作儻宜導之莊揚激徵騁清角激徵清角皆雅子孔子謂老聃曰先生似遺物離人

牙鼓琴作激徵之音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贊舞操奏均曲舞操而奏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樂汁圖

徵曰聖人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

雍容閑雅得其大體不相迫劫也協和也鄭玄禮記注曰劫脅也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言舞

鼓以為節此鼓既陳故志意舒廣遊心無垠遠思長想莊子曰乘物以遊心晉灼曰垠崖也其始興也

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象形象也謂停

乏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極不可盡述其形象也其少進也若翽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

度指顧應聲兀然而動赴其節度羅衣從風長袖交橫王孫子

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韓子曰長袖善舞駱驛飛散颯搗合并駱驛不絕貌颯搗屈

也鷓鴣燕居拉搯鷓驚鷓鴣輕貌拉搯飛綽約閑靡機迅體

輕綽約美貌閑美閑緩而柔美赴曲機疾體自輕少上林賦曰便娟綽約莊子曰綽約若處子岬蒼曰嫺雅也機迅體輕言舞之回折如弩

機之發迅安絕倫之妙能懷慤素之絜清神女賦曰懷貞亮之絜清

章句曰素質也脩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脩治儀容志操以自

出冥也對問曰朝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列

翔乎杳冥之上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湯湯然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

期必得之言舞人與志遷化亦如此者容不虛生必有所象也湯音洋

明詩表指噴息激昂歌中有詩舞人表而明之指而合節表明也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噴然太息說文曰

也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噴然太息說文曰

噴太息也噴與噴同漢書工二章妻謂章曰今在困厄不自激印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印我郎切

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言既高且繁也觀者增歎諸工莫當工樂師也於是合場遞進按次而

俟遞迭也俟待也言待次第而出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晉灼漢書注曰埒等言關

飾軼態橫出現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

瑰美也譎異也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諸賦言之似舞人更遞蹈之而為舞節古新成安樂宮辭曰般鼓鐘聲盡為鏗鏘張衡七盤舞賦曰歷七盤

而徒躡又曰般鼓煥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

身而傾折下蘭許昌宮賦曰振華足以却蹈若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矮蛇丹庭與七盤其遞奏觀輕捷之翾翾義

並同也說文曰哇譎聲也於佳切咬淫聲也烏交切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嫋兮

摘齊行列經營切指摘使之齊整經營往來之貌摘佗歷切相摩切也鄭玄禮記注曰儼猶

比也魚里切扱引也言舞人舉引皆有所以擬也廣雅曰扱引也

彷彿神動迴翔竦峙子虛賦曰若神仙之彷彿說文曰彷彿見不審也

擊不致笑蹈不頓趾頓言輕且疾也翼爾悠往闇復輟已言翼然而往闇而復止闇猶奄

也奄遽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已輟止復迴身旋入舞場逼迫於曲之急節也浮騰累

跪跗躡摩跌言舞者之容也浮騰跳躍也累跪進跪貌跗躡摩跌或

跗足趾也方于切字書曰跌失蹠也徒結切

紆形赴遠灌似摧折言要之曲折灌然以摧折紆曲其形以踴其身

也灌折貌織縠蛾飛紛若絕織縠細縠也蛾飛如蛾之飛也紛

七罪切禮曰食桑者有絲而蛾郭璞爾雅注曰蠶蛾也超趨鳥集縱弛殛殛殛殛舒緩貌言舞勢超

弛之際又且舒緩弛捨也字林蛇螭螭蛇嬋娟雲轉飄忽說文曰委蛇邪

貌螭與逶同於危切蛇音移嬋如劍切嬋音弱如雲轉之疾也體如遊

龍袖如素蜺遊龍素蜺喻美麗也宋玉神女賦曰蜿若遊龍而拜曲度究畢言舞將罷徐收斂容態而拜曲度於是究畢蒼頡

篇曰遂徐也遂與黎同力奚切曹憲曰瞭瞭而拜

上音及下居蚪反今檢
玉篇目部無此二字
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畢退次行列也好觀

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懽情已洽而宴迫於夜

故命遣諸客也擾讓就駕僕夫正策埤蒼讓疾行貌史記曰天下讓讓僕夫執駕者策轡也大戴禮曰驪駒在

門僕夫具存車騎並狎龍從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龍從聚貌龍力董切從音控良駿逸足

踰捍凌越駿馬也逸疾也爾雅曰踰動也踰捍馬走疾之貌言馬駿逸奔突而走相凌越也龍驤橫舉

揚鑣飛沫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鑣馬勒旁鐵也馬舉首而橫走動鑣則飛馬口之沫也馬材不同各相

傾奪傾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絕塵弭轍言馬踰越於

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蹠地遠羣閭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踏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

甚也鄭玄尚書五行傳曰閭跳行疾貌閭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

或有死足鬱怒般柏不發言馬按足

緩步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後往先至遂為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

馳逐者之末也逐者以發足為本

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鄭玄毛詩注曰洋洋莊敬貌又詩箋云習習和

調貌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又良御忌抑聲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車音若雷騫驟相及長門賦曰雷隱隱而響起聲象君之車音

言車聲隱隱如遠雷之音相連屬也駱漠而歸雲散城邑駱漠駱驛紛漠奔馳之貌中夜車皆歸城邑之中寂

然而空有天王燕胥樂而不泆毛詩曰邊豆有且侯氏燕胥胥皆也皆來相與燕也孝經曰滿而不

溢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求日

文選卷第十七



